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
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
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爲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
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
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
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僞境
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

陽之計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爲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又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

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曰齊上自屬僞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皇威開被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高任甚少沈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關宜推用豪

望增置吏負廣延賢詰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
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
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
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
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
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由者多遊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
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

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時旦
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昊不暇
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
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
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
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核服
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鋪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
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
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
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
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
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
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
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教其
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
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諡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
學後司空高允奏為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
叡貴寵當世關為文遷祕書中散太和十四
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
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
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緣父
妻懷卒亦不龍褒及顯宗卒子熙別家賜爵乃以
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
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用
及元又嘗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屋處田
野無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
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為尚書令勿解其領軍

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擢眉容
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
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
國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負宸當朝義同分陝
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汗白點黑讒佞是務
以元父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
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
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非之維遂無罪出為

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義為計
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
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
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直劉騰奏其
弟官郡戎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
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榜闕一胡
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
王之罪莫不俛眉歛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充
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款篤即

義純貞非但蘊藏曾錄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
於万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
款義籍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
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
之詔一出於義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在
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
大逆合門滅盡遂今元略南奔為國臣患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
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
關東鼎沸今元義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
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
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女媧黨迭相
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宜棗
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
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

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
尚遐邇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
緬追振古當斷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
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日號白日夕泣星
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
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睿聖親覽方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
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

遂剖騰棺賜义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
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
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
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
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
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祈階
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
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
按檢弼遂大見詰讓尔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兇自
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尔朱榮聞而大怒
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
杲之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而子熙信之還
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
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
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

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
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
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
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
騎將軍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
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
與寡姬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
言歷年不罷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興和中
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熙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

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

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
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
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
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
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
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
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
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
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
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祿高年賚周鰥寡雖
賑普沾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
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
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
蕪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
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

加馬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
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
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亦如歸其二曰自古聖
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
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庶業
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
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
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
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觀有別四民異居永

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與
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
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乃乘之尊富有四海
乎豈言蹕於闈闈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
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
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
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
墳典口對百辟心虞刀幾晷昊而食夜分而寢
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

雖睿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願
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
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
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
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
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
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
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

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竒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

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

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
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
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
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
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
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
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
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

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
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
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
則衣冠淪於厮堅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
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
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專則不淫故
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
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
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若混雜假令一處彈
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
令童齒任意所從其走起舞堂者萬數往就學
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
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
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令令伎作家習士人風
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
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
則風俗難改朝 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

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開伎作宦途得與
膏梁華望接閑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感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
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
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
邊民故僞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
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
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
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

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

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日月天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捕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肆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啟乞宋王劉昶府諮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

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夏訪之監令校卿士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觀惟新之禮深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慙於後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

乃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高祖哂之後與公負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

分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
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
兒地爲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爲治冲曰若
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
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
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
用之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
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冲謂諸卿士曰
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

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曰陛下若專
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
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
興否指此一選臣旣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
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
子必爲秘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
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
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
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
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鸞全
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
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
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
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
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
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
拘斬不多脫復高曳且且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

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

上而已高祖笑

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
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
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糾
或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
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
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狠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字并禁問訊諸王顯

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
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
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游策駑廁羣龍如何情
願奪颺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屈新邦哀
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蒼蒼不我聞千里告志
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
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
章武男

子武華龍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
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光民部尚書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昺性機敏好學
晝夜無倦昺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
此子亞之也駿謂昺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謂老
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駿意以爲
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若爽性則
沖真喪昺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

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世祖平涼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踐阼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郎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須終效駿實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請留之數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爲允書奏從之顯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嘉靖八年補刊

遍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
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爲
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
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
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勲
矣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旣無文於遠代

魏晉亦靡記於往年自皇道開符軌業創統務
高三五之規庶隆百王之軌罰頗減古賞實增
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肅而授羣司以九品
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
沿襲然當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
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
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
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
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

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誠將來垂範万
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
今廟筭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
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
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
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
氏之心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
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
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

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遺使侍於
西南狂虜伺豐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
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為社稷之計者莫
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許振曜皇威宜
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
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
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
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
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

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唐濟昏耄
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
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闡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
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拱之年得逢
盛明之運雖復昏老耄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
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公侔日月則天
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

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
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
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
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祐
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
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
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
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
誰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

委身傳四十八
三十三
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青
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邕邕億兆尸詠
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
拜泯爲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
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
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
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
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德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
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之

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熙苗鰥分貝巷詠寡婦
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
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
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
欣詠時邕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
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
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
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
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

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
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
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
遺芳載臭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
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
功德可尔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
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
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
鑒戒旣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

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俠貨之賓
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
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
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
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篠頗亦矯厲今世
旣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歛以時服器
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
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
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

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畿字世伯好學子頗有文才荊州府主簿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

年亦以文辯闕字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參乘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

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為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總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為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為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

效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為著作郎以崔光
領任勅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
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
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
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列傳第四十九

魏書六十一

薛安都

畢眾敬

沈文秀

張謨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
上黨太守安都少隸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
意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取片資兄許之
居於別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
物充牣其廐長若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

遂事敗於劉子我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
遂逼陳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
等南道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
乃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為將
劉和歸降子業以安都為平北將
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
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
舊道固常珍奇等舉兵廢之或
安都遣使來降請共救

祖召群臣議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
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
離心安都八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
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
第四子道次為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
遣鎮京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
率騎二万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徐州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
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客歸

國元等既入彭成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眾劾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群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焉又為起第宅館宇崇盛資給甚厚三年卒贈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子送標龍襲爵太和初出鎮南將軍

為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胤龍襲例降為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著勳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都尉出為漢陽太守達不樂為郡詔聽解卒子承華龍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子羅漢龍襲爵受禪爵例降道標弟道異亦以勳為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

卷之四十九 三

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安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為光祿大夫卒

子鬱龍襲爵降為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為滎陽太守遷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別帥卜胡王應雲等

眾寇涇州肅宗以鬱為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別將與伊允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鬱等退還後為撫軍將軍汧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清河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真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為徐州真度為長史頗有勇幹為其爪牙從安都來

魏書傳四十一
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
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
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
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蕭贖雍州刺史曹
虎之詐降也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巧而還
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
詔曰真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且
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
合之眾淮海來服功頗在茲三言念厥績每用言

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群將更申後效可
還其元勲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
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
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
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為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

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
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標善賞功有
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遠
錄前謀以褒厥善真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沔

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南邁朕欲起據新野群情皆異真度獨與朕同無言寧處遠自功績可曾邑不守日專正官將打應空身不董系言地邑二百戶斬在度米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真度率衆赴之尋

遷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為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真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寺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懷徹襲封自大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
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
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
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
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太官令正始初為驃騎將
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克安東邢

詔懷吉以本任為總軍司永平初分汝
州晉壽為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
未平中山王英為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為英
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寇陷郢州之三關
詔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
馳驅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
入蕭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
南至平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
史婁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

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救响山與賊相
持詔懷吉為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
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氏反攻逼武興
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弼別駕范珣擊平之
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
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奉不厲清節及
為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餽誘勝已共
為婚媾又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
收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
熱性少言母有接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期
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
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所備感過不望
其延納貴賤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執事大夫
懷直弟懷朴相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良南將軍河東太守安定男
持節都督北秦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將軍
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

懷京弟懷德將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侯
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
史元羅俱為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
傳謂之曰卿父先為魏荊州我于時猶在
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
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
貴極不可言懷德便乞歸衍聽還國異和
子湛儒龍衣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齊定禪
隆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照因有

交與和可遂致許列云以壽

相害顯在

發揚疵農時人取焉

畢眾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

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

辟為部從事駿既竊號歷其秦山大守况從

射友劉或殺子業而曰立遣眾敬出詣充

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宓出謀云晉安

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為計西從乃

或命以眾敬行兗州事眾敬必之時兗州刺

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三千人赴或使司馬
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以殺文石安鄒
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相
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人守中纂據無鹽
城不與之同及或平子勛授督不兗州刺史會
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衆敬
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
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以者十餘人又疑纂
斤爲弟衆愛爲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齊陰

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
其謀于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
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
遣表謝或或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
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
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
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
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
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

無鹽申篡為亂兵所傷走出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篡之意而城中火起篡創重不能避為火所燒死眾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篡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篡聞篡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眾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鬚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謐之亡躬往營視有

若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崔白老眾敬與咸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還桑梓朝廷許之眾敬臨還獻真珠璫四百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車三匹絹二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於六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為劉駿正

自將軍與父同建勲誠及至京師俱爲上客賜
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勲重拜使持
節平南將軍兖州刺史假鼓城公父子相代爲
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
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
遣左右勅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衆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
爲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
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其年冬末卒贈撫軍

將軍衛尉卿諡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
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
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
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
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
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
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嘗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
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
家貧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
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
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
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
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
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
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

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
末安南王志出討荆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
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
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
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
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
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未之職改授安東
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師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

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
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為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
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
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
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髭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
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為
太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立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踈歷尚書郎中書令
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暉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鎮遠將軍前軍
將軍直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為
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帝勃海郡熙平中
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為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
隴賊攻逼州城以祖暉蕭蕭在州日得民情和復
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儼安西將軍為別將以
討之祖暉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
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
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實退敗祖暉乃救城
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幽州事
建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
大嶺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麒麟無太子

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暉祖暉
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
長子義勰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
降
義勰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雋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
人還往經歷交城前後州將以義雋兄弟善營

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軍太中大夫義雋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祖旋大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

子義真大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凡歸國以勲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太守入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

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義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義以聞慰忠於已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

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兖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及逼祖彥南入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兖濟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簿不修為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為兖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國太和中為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明初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為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

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率衆赴之
中書博士鄭義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
武來迎義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義傳事定以珍
奇為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
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亡身志陳報荅
遂與雍州刺史袁顓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
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
劉或滔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
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

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喻以吉凶
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荆雍九州北面請吏乞
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秣馬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
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
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
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
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
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

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右馳往討
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
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爲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
京師刑爲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
空公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
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爲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
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
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

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
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爲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旣尅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
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
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
軍於清西白曜旣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
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
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
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

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搗撻後
還其衣爲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
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
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爲外都
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
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
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
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
守清貧然爲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

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冲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
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
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冲文秀之子可
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旣而獲免世宗時卒
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
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
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為司馬甚器
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
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
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質妍偉辭
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
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

即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

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

尚書公主肅深保明之切責儼既而果叛殺數

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日夜走南入智度於

彭山久之定濟中單騎奔陵為下邳戍人所射

張謹字處言清河人也六世祖名犯顯

祖諱曾三叔卿父雲為慕容起在僕射謹仕劉

駿歷給事中慕容公守晉三州輔國府長史

帶魏郡太守劉彥之立遣冠軍將軍東徐州
刺史及董崇亮謹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
軍東徐州刺史道中書侍郎高閭與謹對為刺
史後至言節禮遇並於舊臣以勳賜爵正陸侯
加平遠將軍謹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
隸之宋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
控懷隨款無所顧避且眾敬等皆敬重之高
之徒亦相與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
諡文謚康侯子敬伯承致父喪出葬於真

舊墓久不被許傳初在家積五六十年第四子敬
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為賊為
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龍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
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與得奉養還屬清河初謹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兄弟十人

護軍使

官為御史大夫

不能梳沐必以蓬髮為飾蓋州長史因貨千餘匹
購求之東高宗恠其納賄之多也引見之時皇
青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
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
歸讜令請妻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
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
為客積年出為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為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

舉止有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蕭隋大

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負外

散騎常侍都督光城七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

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馬列史光城縣開國伯

食鹽邑二千三百戶統守率任其益置後以益宗

既渡淮之不可仍為司馬乃於新蔡立東豫州

以益宗為刺... 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
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
主吳子陽率眾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
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
城逆擊之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遣寧太
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涼
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豐太守梅景秀為之
犄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且獲其二城一
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鑿首弱攻昧前

莫之捨皆拯君生於湯炭盛哉功於方來然非
葉將淪非動颺無以速其釋天之所棄非假手
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 常君臣交爭江外州
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
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關
每外維州鎮網紀庶方藩城寨立孤存而已不
至幾雷掃... 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
壽壽... 宜宜... 宜宜... 宜宜...
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夫行師必由此道若江

南一正有軍淮外復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
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卷要在慮彌
深義陽之賊今當壽春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
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
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
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
摠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
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
其息曾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餉

積聚衍成主趙文舉乘拒戰魯生破之獲末
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
溺死千五百人倉火是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
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
與成主竒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
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并州鎮文
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續綏訪蠻
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匹曰早
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嶺南

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群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守
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
邢巒惣精騎五万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
英統馬步七万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
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
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哉誠款方相委託
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懷徃還之規口
別指授便可善盡筭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
有竄逸遲近清湯盪更有別旨時自樂口已南郢

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銜招
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年戶部
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
豫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
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
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
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
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
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

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
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著艾
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鎮其人遂令久屈可使持
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
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
不意奄入廣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
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巴南皆爲賊所保世
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

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貴重猶
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
二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豐饑
賦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
仰憑國威與雪冤恥豈容背龍向鱗就險危命
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
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塵譟致使桃符橫
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
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云不

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
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及後有二子魯生魯
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守然無二而桃符密
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
存命唱云我被面劾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
賞米十郡士馬圍遶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
此殘敗居業為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
骨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
之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惡擅生禍福

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欺朝廷說
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
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
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
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
卿誠著二朝勲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
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
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
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

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為戎首以
卿誠重不復相討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
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
州為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
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勅東豫聽卿喻曉
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
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
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
邊官不願內地改授弋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
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詔賜朝服劍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
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
蕭繹為遣寧州刺史董繹追討之官軍進擊執
繹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繹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

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祖引竇於庭問其南事竇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荅申叙蕭竇莫龍襄始終辭理橫出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竇為越騎校尉景曜為負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竇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竇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慮竇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

云吾百口在彼事須還不得顧洪一子也景曜鎮詣行在所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効仕於江南為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并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為質四年以伯之為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戶虎牙為冠軍將軍負外散騎常侍豫寧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正始初蕭肅行征虜

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玄堂諱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蕭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揚

陽後蕭蕭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勦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關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汝陽

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為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未降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
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
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八位並列無乏
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
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
悉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
不徒然也

魏書傳四十九

三十二

列傳第五十

魏書卷六十二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
 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
 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
 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
 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
 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黃徐州
 刺史博陵崔鑿女路由其舅相聞彪名而詣之脩

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蹟遷祕書丞來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疊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

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脩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之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

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
宮女以配餼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
大資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
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
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
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
關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
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
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舊度違衷

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
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
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
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
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
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
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
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秦好瘠

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疇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且剛民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變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麗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後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

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騫
馬晏嬰爲齊正卿冠履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
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
法於涼其弊猶負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
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
本入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
則人逸樂人逸樂則臯其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
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案盛然則
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

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
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
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
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
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
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
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
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遂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
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

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
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
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
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
而踈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
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音皆
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
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
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

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
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至然
則佚之傳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
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
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
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
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
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万機不遑温習今而思
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
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聖贊
高宗訓成顯祖使魏魏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
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延育復親撫誥日省
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
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
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貧糶食
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倉廩故堯

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
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
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
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
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
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
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宮產疲而
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
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

三十一
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
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
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
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
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
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
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
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
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

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
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
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
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
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
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
恕時不得已必垂惻憑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
如期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至竊所未安漢制

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
育三微後歲旱淪者以一月斷獄陰氣微陽氣
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
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
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
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
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

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音季冬不推三正以
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
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
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
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
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
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鵲纓盤
水加劍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

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
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遺之曰
深垂隱愍三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
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
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
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
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
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兒之吏人爲其
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罵罵之殆
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
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
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
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
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方世之後繼
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義所以樹

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
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
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
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
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
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
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
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
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
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相譴免冠
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
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
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
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
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
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
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
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

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
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
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
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
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
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
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
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
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
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
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綵
同節慶之醮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
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
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
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
練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
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
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

群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
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
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
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
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
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
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祕書令以酬厥
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
頭其年加負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蹟蹟遣其主

客郎劉繪曾接對并設讌樂彪辭

亦及坐彪曰齊

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

卿或未相體

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同

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朝臣始除衰

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因應具此我今辭

樂想卿無怪繪荅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

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

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執於殷

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

不終三年彪曰万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暮俯從
群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暮可謂亡禮之
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
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
万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
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
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
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曠親謂
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

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荅言
使臣請重賦阮詩曰宴仰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曠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
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曠遂親至琅琊城登山
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
六度銜命南人竒其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
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
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爲高祖所寵性又剛
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

三十一
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
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
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
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
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
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住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
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見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
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遂多
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

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
斲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籍
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
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
車服有叙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
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
加金璫仁珥蟬冕關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
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務勢高亢公行僭逸
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

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黝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評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評部下彪荅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官升達參璫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與

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堡罪違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鳥雀慄慄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

自京師天下改目爲暴斂手臣時見其所行信
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
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
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
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
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
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
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
折雖有此言終音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

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
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
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
之由評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
會而三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
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
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
是已非人專恣無已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
深劾他人已方事人好人佞已聽其言同振古

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
卑躬曲已若順第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
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
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
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
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
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母以貞
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身爲用而近見
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與
卿爲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已至罪自身招實
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旣
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十屬車之塵但伏
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
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
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
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
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

踐柞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慈詩書往來迭相
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
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
帝德昶斯是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
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
唐典纂欽明之冊虞書銘奮徽之篇傳著夏民
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也逮于周姬鑒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
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
識文武之不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
札聽風而知始基聽訟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
別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
汚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趨焉旣曼班之
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
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今大漢之風美類三
代炎 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千咸有放
焉四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虛也哉其餘率見
而書觀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

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姜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晝百事荒無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彙編綿休烈若不恢史闡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

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閨門既異出入生疑或枉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邊頻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宗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殖凡百黎萌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睿之真應保合之量革恢大

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
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
藻績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
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以繼其行善
歌者欲入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
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
洞鑒準之前代其聽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

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
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
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
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
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
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
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率幽漠者先皇之智也
燹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
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

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
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加二十加以謙
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
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
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
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
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可滅而風流不泯
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
唯其性善言日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
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
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
義也若夫良治之子善知爲表良弓之子善知
爲箕物豈有定習貫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
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
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道爭
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
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

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
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古官在家書則
推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
事司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
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
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
穀介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
漁陽傅毗北平陽尼之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
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比昔登年不

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舉共掌此
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
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
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
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遷
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
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
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

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
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彊欲爲之耳竊尋先
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
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死而
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
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
飽食終日耳近則暮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
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
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

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
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割刊魏典臣
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
無倦督勸群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闊多所廢
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
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
旣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
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
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

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
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
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
八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
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
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
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
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
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

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
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爲大
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
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
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
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
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
以此譏祚祚每曰余與義和志交豈能饒余而
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

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列曹行參
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
甚竒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
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母竒
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
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爲
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
史志後稍遷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

功累轉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
典作副將始彪竒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
集必自稱詠由是爲高祖所責及彪亡後婕妤
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爲比丘尼通
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桓
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
擢爲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
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

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
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
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立
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蓳縣道悅少爲中書學
士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
大夫正色當官不憚疆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
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
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
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惣朝右

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曹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
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
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
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
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
一至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
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
洛京時宮極初其基廟宇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

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曰
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
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
今辰臣既踈魯濫蒙榮貫司兼獻弼職當然否
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
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楫
闕未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
終爲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舟
楫更爲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
舟經由石濟其公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
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
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輟形水陸恐乖視人
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
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
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
群寮聽將妻累舟楫之聞更無限隔士女雜亂
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
軌物寰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溥天順則

之望又氏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旌曹仍襲南
寇對接近畿蠻民踈戾每造不軌闕覲間隙或
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茲回臬
覘覲之望邊寇絕關墮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
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
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謏稱
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
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定營嬉遊終為棄
脩繕非務舟楫無鄣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

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
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
儼然難犯官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
車駕辛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
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
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管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
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
坐諡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
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貞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
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車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
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
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
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崐嶠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為劫盜冀部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將刑在市遇赦免時北
海王詳為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
幾遷太尉長史俄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專
肆暴以罪免後貨高摩復起為幽州刺史又
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翻幽州司馬

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
赭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曰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

擢太和之世輜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
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
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
悅匪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列傳第五十

魏書六十二

